

席绢书友俱乐部友情奉献

零售价
6.60元

纯情长廊



席绢新作快览

出品人语

书友来信：乱弹 席绢

EMS特快专递：

新人新作

上错花轿嫁对郎

拍摄花絮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品人语



久已不见席绢的新书上市了，有书友来信问：是不是席绢改行搞别的去啦？

阡陌可以负责地告诉各位，席绢依然在勤奋写作，即使去年“9·21”台南大地震，那天摇地动的大灾难降临，席绢也还是白天外出当义工，救助灾民，晚上坐到桌子前岿然不动地写作。所幸她家的房子没有倒塌，给她一个遮风避雨的保障。

久不见新作，有的朋友就“移情别恋”了，但大多数“铁杆席迷”却依然在等待。

令我们感动的是，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即使不法书商已经将盗版书推上书亭、地摊，广大书友还是坚贞地等待正版书的出版。

令我们感动的是，在这无期无涯的期盼中，广大书友依然对席绢抱有一种诚挚的热情，他们不断给书友俱乐部来信、来电、来稿，许多当年的小娇娇如今已经长大成了大学殿堂的学子，各个工作岗位的主力，依然痴心不改初衷。

有人来信说：期
盼——天道之轨



出品人语



轮转，好比哈雷彗星，虽然远离地球一段时间，但终有一天还会显现在我们面前。相信席绢姐姐的新作会有新的风采。

付出真情，必有回报。

现在我们和广大书友一起终于等来了“通行证”，经过专题报批，国家新闻出版署终于批准了席绢新书的出版。

从大陆正式出版的席绢作品第三十二本《你不要爱我》以后，阡陌陆续收到的席绢作品有八部，它们是：

《爱你的十个理由》

《红袖招》

《何妨错到底》

《嫁祸》

《未曾相识》

《火焰解语花》

《逢魔时刻》（这一部是在地震中写完的）

《轻掬你心》（是2000年4月底才杀青的）

前七部先到先作了专题申报，最后一部是后寄到的，到手时前面的报告已经上递，无法续补。

加之这是一部四位作者联手完成的同题小说，所以只能割爱给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同题小说总名叫《姻缘簿》。

席绢写的是现代，书名叫《轻掬你心》，于晴写的是清代，书名《独倾君心》，陈美琳写的宋代，书名叫《爱锁汝心》，常欢写的是唐代，书名叫《失落卿心》。四部书显现了四种不同的写作风格：



出品人语



席绢的“真”，于晴的“俊”，陈美琳的“痴”，常欢的“挚”。

由于版权归属海峡文艺出版社，本书不能全文刊载，为使书友早读为快，出版社请阡陌作了缩写，分两次载完。既适当地缩小了篇幅，又保留原汁原味。

这一本小书名为《纯情长廊》是为书友编的，既是书友通讯，又是新作展示的园地；虽然新作经过缩写，但毕竟能够先睹为快。为了使内容尽可能丰富多彩一些，我们设立了一些小栏目，在本书中书友可以看到：

Love——一频道 主要刊载情爱新作；

Cool——二频道 主要刊载爱情美文；

Smart——三频道 主要刊载网上爱情短文；

EMS——四频道 主要介绍书友关心的席绢作品衍生和改编的动态及消息。

本期主要刊载《上错花轿嫁对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讯息、拍摄花絮、主创人员的情况。

Shuyou.com(书友通讯园地)，主要刊载书友来信。

愿《纯情长廊》给你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带来乐趣。

下一期题名为《情爱小岛》，稿子正在编选中。欢迎广大书友投稿，我们将择优选用。



阡陌

目录

CONTENTS



出品人语 1



Love —— 频道·席绢新作快览《轻掬你心》 8



Cool —— 二频道·爱情美文 62



Smart —— 三频道·网上爱情短文 67



FMS —— 四频道·《上错花轿嫁对郎》
电视连续剧的讯息·拍摄花絮。 4



新人新作·纯情长廊 73



Shuyou.com(书友通讯园地)·乱弹席绢 90



参加书友俱乐部的办法 94



可供邮购的书目 96



《上错花轿嫁对郎》

搬上荧屏了!

——改编者是谁?
阡陌领导的阡陌创作
工作室

——导演是谁?
执导过《宰相刘罗锅》
的名导演张子恩

——李玉湖是谁?
年青演员黄奕

——齐天磊是谁?
年青演员聂远



EMS 特快专递



李玉湖噘着嘴，显然在向齐天磊发脾气喔！



李玉湖把“寄畅新苑”四个字念成了“寄踢新花”还蛮不讲理。



长胡子的叫刘若谦，在电视剧里他可成了个军医耶！



摄影 孙波

《上错花轿嫁对郎》 在扬州开机

这个演员叫李琳
长得俊不俊，是你
心目中的
杜冰雁吗？



杜冰雁和父亲一起
从扬州到林州，老太君
没说不欢迎吧！





Love —— 频道



轻掬你心

阡陌缩写

Hi
《轻掬你心》是席绢最新的一本耶!

最 初

读书能入神，这一点常人都能理解，可是读书能出怪，这就不是常人能理解的了。云晰读着这《大隋英武传》入迷到了痴的地步，她竟然像张艺谋和巩俐演的“秦俑情”里的那对无名的男女一般不可思议地进入了剧情。

那书上是这样写的：

早春的大兴城仍覆着薄雪，枝头的新芽却已不甘寂静地努力钻出绿意，硬是招展出不畏寒雪的强韧，抖去一季严冬的困顿，春天来啦！

隋朝文帝开皇十八年的春天，就在国泰民安的欢欣氛围里到来。

太史令的官邸里，元宵刚过，张在大门口两端的彩灯还未摘下它鲜艳的风情，宅子内却已不再怀有过年的好心情。

在西侧的桃花林深处，有一座建于湖面上的楼阁，随着仆妇的进进出出，一盅又一盅的补品送进又端出，早不复它该有的幽静；再掺杂着全宅上下所有人凝重的神色，过年、元宵之类的节庆，似乎是上辈子的欢乐，并且永远不可能莅临此处一般。没有人展露笑容。

“咳！咳咳……”

一声又一声摧心扯肺般的剧咳，像是在宣告药石罔效的铁证，就见得，才刚捂上的雪白棉巾又沾染上了触目心惊的血丝，教人见了，莫不鼻酸心焦。

王辅贤止不住老泪纵横，心焦于他的无计可施。

“芸娘，救救你自己吧！告诉爹，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你？你应该知道的，不是吗？”

床榻上，半躺着一名妙龄少女，细致的容颜里陈列着一致的苍白，只有漆黑的发丝以及巾帛上的血水是额外的妆点，益加显现出女子命如薄絮的铁证。

再度经历过扯心裂肺的咳嗽后，女子努力要发出声音，服侍在床榻边的侍女似是心意相通，轻巧地扶好主子，将她覆面的秀发挽到身后，



露出女子虽无血色，却依然灵气逼人的面貌。

“爹啊……”沙哑的细吟几不能成句。

侍女赶忙端来一杯甘蜜水让主子润喉。

“阿爹，这是女儿的大劫，您该明白的。”

怎么不明白？但明白了却不表示他要认命啊！何况他更知晓了女儿的本命，知她是……

“阿爹，天命如此，是女儿选择这样一条路的，怎么也没得退路了。”不必细观父亲的神色，便已知晓他心中之所思。呀！她的能力愈来愈敏锐了，这只代表了一件事，也就是……这个逢九大劫，她是逃不过了。

“芸娘，我的儿呀……”王辅贤哽声呼唤。饶他是大隋的司天监、太史令又如何？饶他是善卜筮，能算天机又如何？世人求他指点迷津、趋吉避凶，奉他是第一神算，以为他既知天命，想是仙风道骨、快乐无忧如神祇，岂知神祇也有神祇的劫数，容不下清闲享命。何况他区区一名凡夫俗子？

“为何不济事呢？去年冬至之后，为你订下了富贵之亲，不求名不求贵，只求沾取咱们大隋正盛的国运，给你延命呀，怎么反倒病得更重呢？东宫太子的盛气，该是化劫的唯一良方才是，怎么……”

芸娘摇了摇头，怎好告诉为她忧心了十九年的父亲，她的逢九大劫，正因沾染了皇族杨家的气运，而招致更无力挽命的结果？她是……活不过这个年头了。

“爹，女儿的命，不是任何人延得了的，即使是紫微王星加持，也没用的……”更何况，昨日她观看星象，白虹贯入东宫门，太白袭月，这是东宫太子退废之象。皇族兄弟相残之气又现，再往后算去，又是一片腥风血雨……父亲想为她冲喜不成，反倒让她率先因皇朝即将由盛转衰、由清明转入黑暗无道而承受其苦果。

王辅贤忍不住算了又算，卜了又卜。没错的呀，芸娘跟太子殿下确有夫妻之缘，若不是缘系于相辅相成互壮其运，这姻缘便不可能造成，命底便不会这般织就……

尤其女儿的元神属清命，不能加诸任何一丝凡情俗爱，难得算到了姻缘，上天必有他的用意不是吗？



“昨日太子殿下已自边防回朝，皇后娘娘还提起要为您们合计大婚事宜呢。元妃乍然病故，搅得宫里流言四起，没一刻安宁，又知你开春以来大病，也许婚事早日办妥，天下便太平了。”

“爹呀……”她只能无言。

“别担心，一切由爹来打理。你可是由百名神算子一致卜出的天女，身系着大隋的国运，不会有事的。瞧咱们国运此等昌隆，你怎会有事呢，不是？”

天女……

这词儿逗出她唇畔一抹无奈的笑意。

自己这命哟，却不明白打哪得来这样的劫数，往后的往后呀……她不想再如此下去了。不要了……

“启禀老爷，云大人求见。”王府的总管事垂手恭立在闺阁大门外禀告着有访客。

“知道了。”王辅贤应了声，要管事好生招待后，再回头看着面色仍旧惨白的女儿，忍下心痛，为女儿理好被单枕头。“明日太子殿下应会过府探病，知你大病，颇为挂心，一大早派佣仆送来数箱珍贵药材、补品，殿下着实是有人呢。”

芸娘不语，困倦地闭上双眸。脑中浮出了数张模糊的男性面孔，努力抓攥好半晌，才定住了属于太子殿下的那张脸形……

杨勇殿下温柔宽厚的笑脸，终究是少了些专断与心机，所以，命定了要与王位错身而过……

“你歇息吧，我去看看你云大叔找我何事。”

“就告诉他，昭训不得皇后娘娘欢心，怕是坐不上太子妃之位。”勇太子目前专宠云昭训，早惹得皇后心生不悦而不自知。独孤皇后独揽文帝的专宠，最是痛恨男人纳妾了，太子殿下对这些细微处总不经心，怎么斗得过心思深沉的晋王呢？

她的病，突发于大年初三那日，与晋王杨广偶遇于“渡佛寺”；她看到了他身上那股杀气、戾气，以及周身的狂嚣的黑暗，漫天漫地向她扑掠而来，那道黑煞风简直要贯穿她额心，震散她原就不易凝守的护世元神，让她无力自救地昏厥在近身侍卫独孤玄的怀中。



没有人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凶狠的晋王不解美人何以会倒下，独孤玄也不解，但她却知道，一切只因她企图螳臂挡车，总是忘了天命不可违，如果大隋人民即将有十三年民不聊生的苦楚，那也因为是全民的共业，命里注定的……

但，她永远学不了乖，总是因为看到了腥风血雨的未来，而心生不忍地妄想改变。笨啊……

在父亲走出去后，她伸手抚着自己灼热得烫人的眉心；她十九年来所修持的护世佛咒，尽数毁于晋王的凶煞气中，改变了什么呢？挽回了什么呢？

只不过延了两年。

太子将在两年后被废，皇上得以多在位两年，人民可以多享有富足的盛世两年……她的命，只换来这么一点作用……真是差劲呵……

没了护世佛咒的保护，又逢九大劫，她眉心的空虚日渐洞开出本命元神的罩门，外人看来会以为是长了朱砂痣，其实哪知它是一条足以毁灭她元神的佳径。

但……无所谓了，历不过的劫，合该是灰飞烟灭，她从来就无所谓呀。好累、好累了呀……

云晰对书里那个弱不禁风的云娘有着极大的好感，有着说不出的同情，为她伤神，流泪。她和独孤玄将军是多完美的一对啊！然而……唉！天妒红颜呀！云晰有时就觉得自己像那个云娘一样孱弱，一样无助，好象自己就是云娘投胎而来似的，或者说自己应该回到前朝去做天女云娘。所谓同病相怜。她合上书，闭了闭眼，真希望自己也会有三昧真火，洞穿世事……

书又一次打开，云晰关心着云娘的下落，她会被晋王害死吗？她显然爱的是独孤玄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夫妻？

传说，护国天女，百年一出。皇族若能得她庇助，必能消灾解厄，化去天地间不祥之气，保国运之长治久安。

而十九年前，大隋建国的机运，据说契机于护国天女的降世，使得



四百年来的群雄割据分裂的乱象，终于走到大一统的局面。

所称护国天女者，名唤王芸娘，是神算王辅贤的独生爱女，绝顶聪明，上知天文，下通地理。随着其父任职司天监，她也佐助以天文历法的制订，同时更是东宫太子的司礼太傅。在皇帝与皇后的授意下，护国天女这辈子是注定得为大隋的兴盛鞠躬尽瘁，再无他望。

太子妃元氏在去年猝逝，独孤皇后立即作主为王芸娘与太子订下了婚事。一方面是不给正当宠的云昭训扶正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即使太子永远不能与王芸娘有夫妻之实。杨家也霸定了护国天女。

这日，天降薄雪，杨勇便是在这样阴寒的时日，领着好友兼右将军宇文龙前来探访芸娘。

总管事恭敬地领贵客到观星台。小姐稍稍感到能起榻了，便谁也拦不住地登上观星台，向天文观生以及灵台郎要来卧病这些时日所记录的天体变化，顺道向六十位天文观生讲授星相的知识。

东宫太子的驾临，霎时惊慌了观星台上众官，连忙起身恭迎。

杨勇向来是不拘的性子，挥手让众人退下后，含笑地走向白衣胜雪、灵气逼人的芸娘。

“半年不见，芸娘仍是美丽依然，可惜身子骨单薄了些，真令人担忧，你气色相当差呢。”

芸娘行完礼，让丫环扶坐在偏位，还没坐稳，近侍独孤玄已捧来参茶要她润喉。她淡淡一笑，心知拗不过他铁一般的坚持，也就不做徒劳的抵抗，喝下了。

“你生了什么病呢？问御医，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诊来诊去，也只知道你身子一日虚过一日。你亦是个不世出的神算，对自己的命有何见解呢？”他虽然对卜筮之事没多大兴趣，但也不完全排斥。

“殿下是知道芸娘向来体弱，年岁逢九便会大病一场，也可说是见怪不怪了。”她一贯的轻淡，对自己的病体不怎么挂怀。抬首迎向另一双迹近失礼直盯她看的双眸，看到了熊腰虎背、武将打扮的男子。

杨勇这才想到要为两人介绍。

“呀，这是右翊卫将军宇文龙，此次随我回朝，向父皇禀报边关防御工事部署的情形，是我父皇最倚重的少年英雄，更是我自幼一同长大的



好友。一直想一窥护国天女的真面目，我便领他一同来了。”

“芸娘见过右将军。”她浅笑，散发在右将军周身的是一股鲜红的凛然正气，令她感到舒坦，即使……日后他将为了浩然正气的秉性而步向死亡……

“不用……呀，别多礼……”宇文龙看似严厉的方正面孔，霎时充满窘然血色，即使留了一把不修饰的胡须也掩不住慌乱羞红的脸。

每个初见她的人都不会有太正常的表现，不知为了什么。生性的淡然，让她不对无谓之事多做深想，也就以浅浅一笑带过了。

杨勇打趣道：

“我倒是不知道原来骁勇善战的右将军面对女子竟会害羞呢！”

“殿下，您就饶了下官吧！”宇文龙连忙告饶。

“不怪你，实在是芸娘太过特殊，不是因为她有姣美的容姿或绝深的智能。而是奇异的，每当看了她，心情总会无比的舒畅平和，再怎么扰人的烦心事，当下也变得不重要了。但不知怎地，她常是病恹恹的。”说着，又忧心了起来。看向苍白的芸娘，突然讶异地问：“咦？你眉心几时生了朱砂痣？红得鲜艳，像胭脂点上也似，这是画上的吗？”

芸娘轻抚上眉心，那儿抽搐着一阵阵的疼，但她仍是微笑地回道：

“突然长出了鲜红的痣，也不知为了什么。”

“这倒也好，整个人看来更仙风道骨了。”

“是呀，像仙女。”宇文龙着迷地应和。

杨勇突然想起：

“对了，原本晋王也想跟我一同来的，你们见过的，是吧？在佛寺。他不过见过你一眼，而你那时突然发病昏倒。杨广是在事后才由他人口中听说你就是传闻中的护国天女，很遗憾没能见上你一面。要不是母后宣他入宫，他原本要来的。”

芸娘脸色微微一变，原本就苍白的脸色更加青惨。以为没人察觉她一瞬间的虚弱，但身后悄悄扶来的大掌，告知了她那个自幼护她到长大的近侍对她的变化无一不晓，再细微也逃不过他关怀的锐眼。

天女的降世若只为了历自己的劫，然后眼睁睁看世人受苦，而使不上半分力气，哪来的资格受世人景仰爱戴，甚至膜拜？



无能的天女……

忘了从什么时候起了这个念头，但真正想实践它，却是最近。

她是逃不过十九岁这个大劫了，她知道。

被世人尊奉为天女的她，受到世人诚心诚意的期待，然而，在她什么也做不到的情况下，她愧对天下人的虔诚，再不愿当那什么天女降世的神恩。无能于解救苍生，唯一能做的只有成就自己。这算什么呢……

她算了又算，想了又想，却是迟迟下不了决定。

方法不是没有，只不过……

这种自私，该吗？

“天转凉了，小姐请回房歇着吧。”

挺立于芸娘身后的独孤玄轻轻开口；站在风口处虽可为小姐挡去飘雪，却无力阻却寒冷。

“玄，别担心，不碍事的。”

几声轻咳昭示着她的安抚是多么不足采信的事实。但她的时间不多了，再不久，她将得到长久的安息；

“太子殿下又差人送来补身圣药，丫头们正熬着，小姐莫要辜负大家的关怀才好。”

她回头看他。

“玄，你近来话不少喔，很少见你这么有开口兴致的。”他年纪稍幼她一岁，两人自小一同长大。知他有微不至的细心，亦知他寡言的天性，常常两人就是这么沉默度过每一日的。她看天象、看书、编历法；而他则看她、照顾她、保护她。

“属下僭越了。”

“别这么说，你只是担心，一如其他忧心于我病体的人。我这场病，并不同于九岁那一次，你看出来了不是？”

“小姐会痊愈的。”他哽声说着，语气里难掩因心慌而滋生的怒意。

“生与死，早就注定了。”而这些又哪是口舌之争可以改变的？她自嘲一笑。“世人都说我是护国天女，其实怎么看，我都像是被世人所保护的庸女，我的存在，想来真是可笑得紧。”



“不是的！小姐是天女。因为你身负护世大责，所以你的身子总是承受不住，以致于一日憔悴过一日，甚至还呕了血。”独孤玄紧闭上眼，许久才睁开，却不敢直视主子，背转过身，轻轻低喃：“我希望你不是天女，不是这般尊贵……”

芸娘抬首看向天空，叹道：

“别为我担忧。其实生死之间，俱是解脱与牵绊的起头。宇宙何等浩瀚，只着眼在数十年的悲欢离合，倒算得上偏狭了。”她想了想，劝他道：“其实，这样也好，你快要自由了，被我这病体绊着，你什么也没得施展。你应该离开这里，到北方去寻找你的姻缘与人生大运。”

“我不需要自由！”更不需要姻缘。

芸娘怔忡于他倏然转过身来的面孔，那种迹近痛苦的渴切，是什么？

“玄？”

“小姐与太子殿下有夫妻之缘，那么，小姐……喜爱太子吗？”

“喜爱？男女之情是吗？我并不了解这种凡世间的纠缠，你知道的。”记得去年与太子订下亲事时，太子殿下也问过她懂不懂男女之情。

不懂的。她的本命元神里，没有爱欲的认知，只有对世人一致的悲怜，然后暗自神伤。

“不能对某一个男子有所偏爱吗？”

“不是不能，而是不懂。”

“若是有一天懂了呢？”他问得绝望。

她不明所以地看了他一眼，淡笑道：

“倘若我懂得了，想必也是来生了。”

再度抚上眉心的红痣，这个致命的罩门，长久以来，没这么明显过，若是魑魅魍魉打定了她的主意，她只怕只有任其宰割的分了。

没有人知道她怎么会在今日走完她短促的一生。

她的身体时好时坏，坏上几日又好上几日，只要不糟到呕血的程度，司天监府邸内上下便安了些许心。昨日，芸娘甚至可以不必要环扶持便能自个儿走出门赏春景。算起来这十数日以来是她最称得上健康的一段